

This is an Open Access document downloaded from ORCA, Cardiff University'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orca.cardiff.ac.uk/id/eprint/165439/>

This is the author's version of a work that was submitted to /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Feldner, Heiko 2020. □□□□□□ — □□□□□□□□□□□□□□□□□□□.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22 (1) , pp. 20-30.

Publishers page:

Please note:

Changes made as a result of publishing processes such as copy-editing, formatting and page numbers may not be reflected in this version. For the definitive ver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shed source. You are advised to consult the publisher's version if you wish to cite this paper.

This version is being made available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sher policies. See <http://orca.cf.ac.uk/policies.html> for usage policie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publications made available in ORCA are retain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 文化创意的增殖

### ——数字资本主义与知识共享间的文化经济

[德] 海克·菲尔德纳\*

(英国卡迪夫大学)

史晓林 译

#### 【内容摘要】

从 20 世纪末走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循环。在这一背景下，海克·菲尔德纳对作为经济发展、繁荣和增长的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文化经济”(CE)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将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危机与 2008 年的经济衰退联系起来的历史上，它扮演了什么角色？除了人类劳动的增殖之外，它还能促进其他形式的社会综合吗？这种实际上可以想象的，而且确实是克服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危机所必需的合作形式会不会像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预测的那样，会不经意地滑向文明的深渊？本文通过价值批评的主要概念来探讨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即当代对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劳动社会无意识矩阵的劳动价值形式批判的重新

\* 海克·菲尔德纳(Heiko Feldner)，英国卡迪夫大学意识形态批判和齐泽克研究中心副主任，布卢姆茨伯里派历史写作系列总编，伦敦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目前正聚焦于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撰写一部资本主义未来史，书名为《1989 年的意义》(The Meaning of 1989)。

表述。

【关键词】

马克思；文化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维持自身生存的增殖机制存在着系统性短视，它以三个强有力的神话形式有效地展现和延续着自身：首先，“1989年”的宏大历史叙事将欧洲共产主义的突兀性消亡解释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胜利；第二，在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经济神话中，只有一种新的、进攻性的科学技术才能把我们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第三，自由主义的“工作社会的终结”的话语促使当代工作社会分解为一个超越工作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蓝图。在否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有限性的同时，这些神话给了我们保护，使我们免受在我们眼前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展开的深度的生态经济灾难的创伤性行为的伤害。

在这个背景下，我的论文对作为经济发展、繁荣和增长的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文化经济”(CE)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它与上述神话有何关联？在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与2008年的经济衰退联系起来的历史上，它扮演了什么角色？除了人类劳动的增殖之外，它还能促进其他形式的社会综合吗？这种实际上可以想象的，而且确实是克服资本主义劳动社会危机所必需的合作形式会不会像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预测的那样，会不经意地滑向文明的深渊？本文通过价值批评的主要概念来探讨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即当代对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劳动社会无意识矩阵的劳动价值形式批判的重新表述。我将在我即将出版的《1989年的意义》一书中充分阐述这一论点，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1) 作为经济发展、繁荣和增长的典范，文化经济是重振自7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全球经济各领域的资本增殖动力衰减的战略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由去神秘化它。“创意产业”“无形资本”或“非物质劳动”等概念，模糊了它与其

他新自由主义薪酬策略的关系。与“新经济”“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一样，文化创意的增殖是资本增殖制度瓦解的征兆。

(2) 同时，文化经济也是一种“妥协形式”，借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一样，为了发挥效力，文化经济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纳入许多人的雄心和利益，无论它有多么的扭曲。至今为止，文化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繁荣和增长的典范，也就是说，因为它超越并摆脱了它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它就可能在向一个既可取又可能的后资本主义替代品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本文的简要概述中，我将重点讨论第一个方面：文化经济是资本增殖经济解体的征兆。

### 重读马克思：作为无意识矩阵的价值形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总体比经验可证实的世界更大。这种表征性策略的对象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引入了一种消极的客观性，即一组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力和作用，但却知道它们对我们的存在有本质的影响。这个概念的设计，以执行这种表征策略是“价值”。它指明了我们社会存在于资本主义中所假定的特定历史形式，虽是无形的，但它的存在却是可以真切体验的。价值在经验上表现为货币和产生货币（资本）。它的社会象征实质是人类劳动。

相反，传统阅读——马克思着手捍卫作为创造财富的永恒力量：劳动的尊严，因此，通过现代化的替代路径，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将劳动从异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形式的神秘故事，对资本和劳动的批判，讲述了一个病态膨胀失调的故事。用福柯式的行话来说，我们可以把价值形态称为资本主义劳动社会的历史优先级——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母体，它预先构造和编码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 闪回 2008：从救助勒索到紧缩政策

近年来最不寻常的意识形态策略之一，是强加于社会的紧缩政策。也即是几年前（2008年秋季），人们被勒索去为拯救银行系统的共同努力，让自己深陷债务泥潭。一旦国家信贷（救助和刺激计划）、“量化宽松”和接近于零的利率等“灵丹妙药”纠正了这种状况，并让我们重返增长之路，金融危机很快就会结束，复苏现象就会出现。

2011年2月，人们记忆中企业国库最大规模地遭掠夺的第一阶段将要结束，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冒险对这场危机进行了历史回顾（Wolf 2011）。从2008年到2011年，15万亿美元的鲑鱼掏空了公众的钱包以应对危机，导致主权债务的总额高达39万亿美元，而到2018年10月底已经进一步上升到60万亿美元<sup>①</sup>——一个发人深省的记账，因为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既然我们为第二波危机的到来做好了防范——全球经济萎缩与激烈形式的货币贬值即将出现——难道这还不是去背弃一个由原本效率很高的体系的扭曲而造成危机的童话式描述的时机吗？

### “新自由主义革命”是个错误吗？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过去40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确催生了一种通过“不生产的获利”<sup>②</sup>实现“金融剥削我们所有人”的制度，但它并没有使一个高效的体系失衡或扭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新自由主义转向对7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的理性回应，而不是将危机妖魔

<sup>①</sup> Economist, “World Debt Comparison”, <https://www.economist.com> (accessed: 11-11-2018).

<sup>②</sup> Costas Lapavist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化，将引发危机的经济体系归化，并寻找替罪羊。全球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金融化（经济重心从生产转向金融）不仅仅是可以逆转的“巨大智力错误”<sup>①</sup>的一部分，而是对不可逆转的利润紧缩的功利主义反应。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70 年代的结构危机。当工业社会的福特主义增长模式达到缓冲时，苏联集团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崩溃，而在西方，凯恩斯主义的统治以滞胀（增长停滞和通胀上升的双重约束）告终。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政府补贴缺乏实际增长的努力是不可持续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

结果，节约生活方方面面并服从企业底线（包括文化创造力、教育和关怀）的改革运动对社会结构造成了很大损害，但却无法恢复战后繁荣的增长活力。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各经济体的增长率继续从 60 年代平均每年 5.3% 的增长率下降到 70 年代 3.7%、80 年代 2.8% 和 90 年代 2.5%。此外，对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加剧了购买力下降的问题，而反政府的狂热破坏了长期盈利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战士们陶醉于自己意识形态的标志性信念：金钱不过是“物物交换的面纱”，他们只是把债务问题从国家转移到了金融市场。此后 25 年的债务融资增长，更多的是基于没有（价值）实质的资金。

## 靠借来的时间生活

当 2008 年债务泡沫破灭时，对回归凯恩斯的怀旧情结导致了一种矛盾的混合，即一种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最后回应。随着纾困和刺激计划将债务问题重新推回到政府手中，金融市场的危机演变成了一场主权债务危机，只不过比 70 年代高得多，没有回旋余地重复金融驱动型增长的操作。正如经济学家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恰当的表述，他们注定要陷入僵局的努力中，政

<sup>①</sup> Will Hutton, “Mervyn King didn’t grasp the crisis then—and he doesn’t now”, *The Observer*, 6 May 2012, p.34.

策制定者终于“黔驴技穷，不能再凭空想出任何政策妙计”。我们一直生活在借来的时间里，而且我们还在继续这样做，因为公司债务的国有化是由国家资源支付的，而这些国家的资源还没有发明出来。后者的成功依赖于未来剩余价值的创造，其规模之大是历史上最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前景，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契约本身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伙伴关系的接受与美好生活的承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我们现在坚持政治领导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国家不是某种守护天使，而是资本循环中的一个元素。以其物质能力去行动，它不仅受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摆布，还要在资本增殖（通过竞争性地榨取货币利润，扩大了经济的再生产）经济的点滴中持续下去——就像我们每天都被提醒的“持久的经济增长的基础”。

一种新的危机，还是一切照旧？

那么，当前这场危机与之前的几次危机——19世纪最后25年的“长期萧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70年代的滞胀危机——有什么不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放下后现代小说中无限延展性的现实。通过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历史动力，这种动力既是物质的、客观的，也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的。尽管我们可能不顾一切地希望光明像往常一样出现在隧道的尽头，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被赋予了永远自我更新的神秘能力。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标志着一种特定增长模式的终结，这种增长模式迟早会催生一种新模式，只要我们足够聪明。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目睹的基本不是资本主义后现代或新自由主义变体的结构性危机。它也不仅仅是凯恩斯—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即建立在私有财产、市场无政府状态和阶级统治基础上的经济体系，导致普遍的过度积累 / 消费不足动态和资本盈余吸收问题<sup>①</sup>。相反，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极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劳动社会的生产矩阵全面危机的开始，即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形式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正受到一个日益严重的资本盈余吸收问题的困扰——即以货币利润形式产生的盈余，无法被资本增殖经济有效吸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那样，这是一个具有灾难性影响的真正的僵局<sup>②</sup>。然而，它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这场危机的核心根本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定义不是吸收问题，而是不可逆转的剩余价值创造问题，这是我们陷入困境的根源<sup>③</sup>。

## 引爆点

在一系列深刻的分析中，批判理论家和危机研究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以过去 250 年现代化历史为背景，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sup>④</sup>。使当前危机与众不同的是，人类劳动力空前的规模——新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增长——因科学化而变得多余。每当我们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或使用自动结账机支付日常购物费用时，我们都能看到技术取代人类劳动的证据。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名人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35 年前，经

①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2011. Bellamy Foster, John and Robert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② Heiko Feldner, "Collapse without Salvation?", in: Heiko Feldner and Fabio Vighi,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5, pp.9—32.

③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The Power of the Exploited and the Social Ontology of Practice",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2018, pp.415—423.

④ Robert Kurz, *Das Weltkapital*, Berlin: Tiamat, 2005.

—, *Schwarzbuch Kapitalismus*, 2nd edition. Frankfurt on Main: Eichborn, 2009.



济学家瓦西里·莱昂蒂夫（Wassily Leontief）写道，“人类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必然会减弱，就像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先是减弱，然后被拖拉机的引入消除一样”<sup>①</sup>。这一点以技术自动化和失业复苏的形式得以实现。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临界点：过剩劳动力首次超过了通过市场扩张战略重新调动的劳动力。

换句话说，像格陵兰冰盖融化一样，资本的社会实体——劳动力——无法获得新的生命。这对一个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雇佣劳动获得生存手段的社会来说是一种厄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这种困境的回应，是一种没有（价值）实体的增长工程，这一点在2008年暴露无遗。本应是一件幸事，却因此变成了一场噩梦：资本增殖经济无法将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增长回报给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创造性地利用空闲的可支配时间。恰恰相反，今天被广泛引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sup>②</sup>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24/7”和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野蛮化（“紧缩”）。

## 没有增殖的积累

通常，20世纪的批评和文化理论往往无法摆脱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假设，即资本主义将创造一个富裕的社会，因为它永久性地改革了生产力量。事实上，在70年代以前，西方似乎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们可能不仅要面对非人道影响的“太多”，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必须面对缺乏剩余价值的致命后果。资本价值化的经济将不再能够复制维持社会生活基本坐标所需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

今天，我们必须摆脱资本主义本身就能创造富裕的迷信思想，只要它管理得

<sup>①</sup> Wassily Leontief, “National perspective”, i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3, pp.3—7.

<sup>②</sup> Jeremy Rifki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当。这种误解将五六十年代“经济奇迹”期间少数国家的超常发展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整个历史混为一谈。尽管资本将继续积累相当长一段时间，随着新型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并被热切地视为能够产生利润的“金融工具”，但它将越来越缺乏价值增殖（通过竞争性地从人力劳动中提取剩余价值来扩大资本再生产）。新的剩余价值的缺乏将最终破坏资本的积累，使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成为一种实际的不可能（“无法负担”）。成长或死亡社会的历史即将结束。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灭亡。

### 当社会形态衰落

然而，当社会形态衰退时，幻象的储存是取之不尽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非常清楚地解释了玛雅人和维京人这样的历史社会是如何崩溃的<sup>①</sup>。不管他们具体的发展轨迹如何，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在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存条件已变得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开始加强所有那些在此之前看来是成功的战略和做法。它们继续在过去经验和实际理由的基础上运作，而它们的生存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样，今天，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当前的危机可能不仅仅是另一场为经济扩张的新推动力奠定了基础的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事件<sup>②</sup>，但人们仍然坚信，新的文化、科学和技术攻势将拯救我们。坚信“当创新和良好的资本主义的组合重新被点燃，西方的增长……将恢复”<sup>③</sup>，然而，这是毫无根据的，正如相信新一代的新技术将增强“新的增长模式，可以像早期的铁路、电力、汽车那样改

① Jared Diamond, *Collapse*. London: Penguin, 2006.

②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42.

③ Will Hutton, “Britain’s future lies in a culture of open and vigorous innovation”, *The Observer*, 14 October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 (accessed: 15-10-2012).

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sup>①</sup>。尽管提出它们“可以开辟增长和就业的新来源”<sup>②</sup>——这一观点得到了全球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的认同<sup>③</sup>，但它们也做不到。

## 文化、科学和前进的技术能让我们安全吗？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铁路、电气化和福特汽车工业确实对就业和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在历史上是无法重复的。为什么？因为开启后工业时代的数字革命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合理化潜能不仅是分解国家中心的综合体资本增殖经济（凯恩斯主义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工党政权）的重要因素，他们也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技术驱动和随之而来的逃避现实模拟（资本驱使）增长，造就了今天的我们。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良好的资本主义”或“可持续增长”，资本主义都无法回到拥有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和充分就业的技术基础设施。只要我们坚持再生产取决于剩余价值创造的专制社会，将唯我论的企业锁定在全球内战的“竞争”中。那么，不论技术如何盲目提高，社会就业不足、贫困、经济紧缩和收入萎缩的后果都无法停止。随着每一项技术革新，我们对所处的整个社会依然无可奈何。

从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来看，一种新的文化、科学和进步的技术所能产生的预期效果，只能是短期的，只能是部分的，而直接或间接地把其他一切都拔掉。那些能够通过经济（共同市场和货币区）和经济外暴力（全球治理和战争）增强技术竞争力的国家，将控制剩余的繁荣岛屿。最终，任何“新政”——无论是绿色的、文化的还是其他的——都注定要失败，只要它只是延长了偷偷摸摸的自由

①②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two great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2009, <http://www.lse.ac.uk> (accessed: 06-09-2009).

③ OECD (2015), *Towards Green Growth*, Paris: OECD Publishing. Mazzucato, Mariana (2018).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London: Allen Lane. Schwab, Klau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2nd edition, Cologne/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主义的前进——逃向一个借时间的种族隔离政权。

## 从系统性短视到知识共享？

然而，考虑到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虚构的（即绝不是“想象”的，而是不真实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把货币利润的经济提取作为衡量我们认为“现实”“有效”和“负担得起”的标准？只要“文化经济”只是将这一尺度的应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新领域，从而将其纳入价值形态的瓦解逻辑（新圈地、内外殖民、通过剥夺积累），它只不过是文化创造力价值平衡的一种矛盾委婉语。这进一步加剧了当代危机管理的系统性短视特征（后视镜下的决策）。只要它超越和扬弃了价值形式的逻辑，就可能有助于建立以我们可称之为“知识共享”的东西为中心的另一种社会秩序。

译者简介：史晓林，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悲剧美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卢幸妮）

#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CNKI 中国知网入选期刊

作为“矛盾发展过程”的俄国公社形式  
马克思关于俄国的晚年著作

历史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

关于审美反映论的哲学性质

美学的身体介入的力量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意味着什么？

社会主义入宪权的崛起、式微与革命可能

论哲学的终结与开端



Volume



22

Issue 1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Editor-in-Chief Wang Jie

RMAA

上架建议: 美学 理论

ISBN 978-7-208-16034-7



9 787208 160347 >

定价: 13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o](http://www.ewen.co)

Hosted jointly by th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JU

&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t Aesthetics, ZJU

## Editorial board

### Editorial Board

(Alphabetized by last names)

Bennett, Tony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
Duan Jifa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agleton, Terry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Erjavec, Aleš	Slove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Feng Xianguang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Gao Jianp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 Yam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ameson, Fredric	Duke University, USA
Kristeva, Julia	L'Universite de Paris Dederot, France
Lin Baoq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iu Gangji	Wuhan University, China
Liu Kang	Duke University, USA
O'Connor, Justin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Petrov, Alexander, V.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Russia
Qiu Gep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ina
Sanders, Michael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Wang Jie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Wang 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Wang Qingwen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Wei Lu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Welsch, Wolfgang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Germany
Xu Dai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Zhang Fugui	Jili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Ji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Zhang Zhengw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Zhu Liyua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Žižek, Slavoj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 目 录

## 卷首语 \_ 1

## 专家特稿

凯文·B.安德森 漆 飞 译

作为“共产主义发展起点”的俄国公社形式  
——马克思关于俄国的晚年写作 \_ 3

海克·菲尔德纳 史晓林 译

文化创意的增殖——数字资本主义与知识共享间的文化经济 \_ 20

戴维·马格利斯 卢幸妮 译

考德威尔与《幻象与现实》 \_ 31

乔治·范·登·阿布里 赵 敏 译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意味着什么？——问题与挑战 \_ 46

彼得洛夫·V.亚历山大 连晨炜 译

现代社会的文化与全球化的神话话语 \_ 60

欧内斯特·曾科 高晓芳 译 许诺晗 校

反偶像与恋偶像主义之间的乌托邦传统 \_ 68

## 时尚研究专栏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史晓林 译

时尚记忆和意识形态 \_ 89

奥利维耶·阿苏利 许诺晗 译

奢侈品的价值——结构与起源的论争 \_ 104



## Contents

### **PREFACE \_ 1**

### **SPECIAL SECTION**

Kevin B.Anderson

Russia Communal Form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a Communist Development” : Marx’s Late Writings on Russia \_ 3

Heiko Feldner

The Valoris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Cultural Economy Between Digital Capitalism and Creative Commons \_ 20

David Margolies

Christopher Caudwell and *Illusion and Reality* \_ 31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 in a Time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_ 46

Alexander V.Petrov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Mythological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_ 60

Ernest Ženko

Utopian Tradition between Iconoclasm and Iconophilia \_ 68

### **FASHION STUDIES**

Aleš Erjavec

Fashion Memories and Ideologies \_ 89

Olivier Assouly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conflict over the value of luxury \_ 104

German Gil Curiel

Dancing Tragedy: Alexander McQueen’s Aesthetics of Spectacle \_ 116

### **ESSENTIAL ISSUES AND CRITICISM PATTER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Wang Daqiao, Liu Can

Auditory Politics and Its Expression Mechanism \_ 12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22卷. 第1期/王杰主编

. 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6034-7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8410 号

责任编辑 舒光浩 屠毅力

封面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2卷第1期)

王 杰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6.5

插 页 8

字 数 519,000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6034-7/A·138

定 价 138.00 元